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的嬗变及当代重构

祝渝浩 张锦程 刘 赞*

百色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靖西绣球是广西壮族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工艺, 承载着丰厚的审美寓意。本文在梳理其造型、图案、色彩、工艺等审美特征的基础上, 揭示其原生仪式审美、装饰审美与象征审美功能。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绣球的审美功能经历了从爱情信物到旅游商品、节庆仪式到消费体验、装饰符号到符号装饰的深刻嬗变, 其背后是社会变迁、经济转型、文化政策与审美风尚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靖西绣球通过造型、色彩、纹样、功能、技术、材料及场景等多方面的创新进行审美重构, 以实现绣球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靖西绣球; 审美功能; 嬗变; 当代重构

DOI: 10.64649/yh.shfzykjc.issn3078-8994.202608028

0 引言

靖西绣球承载的爱情寓意源远流长, 早在宋代《岭外代答》中便提及绣球择偶的恋爱习俗, 长期以来作为壮族男女传情达意的爱情信物,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地人们的恋爱观。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 绣球如今已成为广西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绣球手艺人具有朴素的人民审美, 他们在花花绿绿的自然景观与纯粹的色系中选取创作素材^[1], 同时靖西绣球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审美特色, 其经典的球体形制、饱含深意的十二瓣绣片、精致繁复的刺绣纹样及灵巧飘逸的流苏彩带, 无不彰显了绣球的独特魅力。历经千年传承, 这一桂西南边陲地区的民族工艺历久弥新, 令人称道。然, 在经济全球化与消费观念不断更替的背景下, 靖西绣球的审美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历了从“神圣庄重”到“雅俗共赏”的功能位移。为延续其审美特征并实现创造性转化, 本文以靖西绣球的审美特征为切入点, 分析其原生功能、嬗变历程及重构路径, 探索壮族民俗工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之道。

1 靖西绣球的审美特征及其原生功能

1.1 审美特征

壮族人通过抛绣球的方式实现连情结亲的目的, 在这种民俗活动中满足个人的审美趣味^[2]。靖西绣球造型极具辨识度, 通常由十二片橄榄型花瓣状片缝合而成, 并遵循“上四瓣飞禽、下四瓣走兽”的刺绣规制, 整体造型圆润饱满, 暗合一年十二月之数, 寄托了壮族人们圆圆满满的美好愿景。绣球图案分为植物纹和动物纹两类, 植物纹主要有四君子、荷花、牡丹、水仙、松树等, 动物纹主要有鱼、蝴蝶、龙凤、鸳鸯、喜鹊、仙鹤等^[3], 皆寓意吉祥且美好。在色彩方面, 大胆运用大红、明黄、翠绿等传统的五

行正色, 纯度高、对比强, 并呈现热烈奔放的生命质感。工艺方面, 经绘制花样、裁剪、刺绣、填充豆粟、拼缝等多道工序, 并采用平绣、堆绣等刺绣手法制作而成, 每一瓣绣片均讲求精致细腻, 凝结着制作者的辛勤汗水与聪慧巧思。

1.2 审美功能

在原生语境中, 靖西绣球具有多维的审美功能。其一, 仪式审美功能。绣球作为壮族“三月三”择偶环节的主要用品, 在其抛掷的过程中本身即是一种充满神圣感与期待感的审美活动, 联结着壮族人理想的爱情与命运; 其二, 装饰审美功能。绣球以前常悬挂于壮家洞房帐帘、孩童背带及厅堂门楣上, 以其鲜活的造型与艳丽的色彩点缀着日常家居生活空间, 营造吉祥热烈的节庆氛围; 其三, 象征审美功能。绣球球体造型象征团圆和睦, 其内部填充的谷物寓意多子多福、五谷丰登。总之, 绣球在靖西壮族人们生活中兼具仪式、装饰与象征的三重审美功能, 既强化了民族认同, 又表达了壮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审美向往, 承载着壮族群体深厚的情感记忆与民族情怀。

2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的嬗变

2.1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嬗变的轨迹

靖西绣球作为壮族传统民族工艺, 其审美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与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婚恋习俗、民间信仰以及生产方式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靖西绣球逐渐脱离原有的民俗文化环境, 其审美功能也由传统社会中的情感表达、仪式参与和精神象征, 向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消费、文化展示与视觉装饰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爱情信物转变为旅游商品。过去, 绣球是壮族姑娘为心上人一针一线绣制的定情

信物，球内往往塞有红豆或暗语，寄寓着私密而炽烈的情感。而在当下，旧州绣球街、锦绣古镇等旅游场域，绣球被大批量生产，成为游客喜爱购买的地方伴手礼，其审美意义从独一无二的爱情盟约转向可复制的文化消费品。

其次，从节庆仪式转变为消费体验。如今，壮族“三月三”上对歌抛球的庄重仪式逐渐被舞台化的民俗表演所取代，游客作为观众欣赏绣球表演，或在互动游戏中参与抛接绣球游戏，其传统择偶意味的神圣性与紧张感已全然消解。因此，绣球从连接人心的仪式媒介，蜕变为一种轻快的文化消费体验，审美深度被日渐削平。

再次，从装饰符号到符号装饰。以前，壮族人家悬挂绣球有镇宅纳福的灵韵，与壮族生活信仰紧密相连。现在，绣球更多作为车内挂饰或景观墙的点缀物，虽然仍是民族风的符号，却被抽离了具体的信仰脉络，沦为泛化的异域风情装饰。图案不再与制作者的心意和信仰对应，批量印染与绣制使其成为空洞的符号，代表的是民俗产品，而非集体记忆。

如今，靖西绣球仍大量出现在家庭、商铺、汽车、公共景观及旅游空间中，但其所承载的传统意义已经大不如前。很多消费者选择绣球，最初关注的是其颜色、大小和整体视觉效果。绣球已然成为一种能够快速体现“壮族”“广西”“民族风”等文化印象的视觉符号。传统图案与信仰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模糊，装饰功能开始超过象征功能。由此可看出，靖西绣球并没有失去审美价值，而是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新的审美价值体系。

2.2 嬗变的原因分析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发生变化，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社会变迁、经济转型、文化政策与大众审美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如下：

第一，城镇化进程使靖西乡村青年大量外流，原本的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发生改变，青年人的交往方式和婚恋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三月三”婚恋庆典日渐式微，恋爱的多样化渠道取代了传统抛绣球的择偶习俗，绣球所依托的社会土壤不复存在，其对应的审美意义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

第二，靖西素有“小桂林”之称，其旅游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靖西作为全球绣球的发源地，绣球作为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具有鲜明的视觉特征，深受广大游客的青睐。随着旅游业的增长，传统的手工制作不能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以绣蕴坊为代表的企业引进了高新技术与设备，简化绣球形制与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并将其审美标准从传统习俗中形成的文化规范转变为适应市场需求及消费者爱

好的文创产品。

第三，2012年，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与壮族抛绣球习俗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绣球的知名度，但与绣球相关的各类保护措施及公共展演活动更偏重物质形式，使绣球从传统语境中逐渐演变为地方文化名片，并日渐趋于商品化、舞台化。绣球从过去用于表达情感的信物转变为空间展示的物品、舞台表演的道具及景区售卖的商品，其审美功能更注重视觉传达与文化传播。

第四，基于市场需求的推动力，靖西绣球的生产日趋形制小巧化、色彩柔和化及图案潮流化。这是由于当代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意识所决定的，他们追求个性化、时尚化的绣球产品，并注重其与日常穿搭相匹配的审美体验，因此，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消费诉求已成为时下的主流审美，传统的族群审美认同也悄然发生了功能位移，人们对绣球的审美风尚从村集体的精神共识转变为独具一格的非遗时尚选择。

3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的当代重构

靖西绣球审美功能的嬗变并不意味着传统绣球文化的变味，而是在现代语境下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靖西绣球文化的创新发展应始终保持本土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将市场化、机器生产与网络时代的技术红利创造性地嵌入地方社会，在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调适中实现动态平衡的创新发展^[5]。当代产品设计师及绣球手艺人通力合作，积极挖掘绣球的审美内涵，并进行创新设计重构，使绣球满足当代人的审美追求，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大众视野，绽放出新的光彩。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构：

第一，色彩审美的革新。在保留绣球高饱和和五色固有色的基础上，将时下流行的柔和色系创新融入其中，如莫兰迪色、马卡龙淡色、蒂芙尼蓝色及渐变色等，并充分运用现代色彩设计语言，适配现代色彩审美标准，以满足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第二，纹样审美分层重构。不再局限于绣球传统的花鸟刺绣纹样，而将当地壮锦的几何纹、动植物纹、文字纹等进行创新植入，改良成跨界主题纹样，甚至增设个性化订制服务，将受众的姓名、告白暗语、结婚纪念等信息绣于绣球花瓣状绣面上，以此增强产品的纪念性与叙事性。如此将绣球体现族群认同的吉祥图案功能转变为表达个人身份、纪念意义及情感需求的时尚产品；第三，材料及场景审美重构。拓展绣球产品的使用场景可从材料方面着手，将传统丝绸布制成的绣球与金属皮革、亚克力珠片、动物羽毛等搭配，设

设计出富含绣球元素的耳环、项链、挂饰等物件,充分拓展绣球的应用空间。而场景审美重构可通过在古镇古街等景区、歌圩文化艺术节等节庆活动上,为游客及观者增加抛绣球的互动体验。设立绣球体验工作坊,使游客亲身感受绣球的制作工序,建立对民族手工艺的认知;第四,造型重构多元化。使绣球产品打破单一球形的限制,在保留其十二片花瓣经典结构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批诸如心形、花生形、柿子形等多种形制的绣球产品,按尺寸分为微缩款、常规款、巨型装置款,进一步拓展靖西绣球的审美空间,

在不同的使用场景领域开枝散叶;第五,功能审美重构。从绣球传统的纯观赏审美向实用与审美结合的复合审美转型,充分拓宽其审美功能和情感价值,如用于服饰穿搭的绣球压襟、民族风的绣球挂件,用于居家治愈的绣球香薰灯、绣球音箱(如图1),用于婚恋浪漫的绣球婚戒等;第六,技术赋能审美重构。运用AI辅助绣球刺绣纹样设计,引进现代设备辅助绣球生产工艺、借助新媒体重构审美传播语境等,将现代数智科技用于拓宽绣球审美边界。



图1 绣球型音箱

4 结语

靖西绣球作为壮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情感链接,从最初浪漫的爱情信物转变为如今多元的消费符号。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旅游的兴起,靖西绣球的生态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其审美功能的嬗变轨迹折射出传统民族工艺在

现代语境中的生存境况。值得一提的是,绣球审美功能的消解并不是绣球文化价值的终止,而是其当代重构的起点。我们应守护其技艺精髓的同时,着重挖掘其爱情美满与吉祥如意的精神内核,并创新融入现代设计语言,重塑新的演绎场域,以期全新的审美姿态回归大众视野,从而焕发出新时代的华彩。

参考文献:

- [1] 王丹.以靖西为例:绣球的图案样式与审美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9,(5):43-44.
- [2] 闵慧娟.非遗视域下广西靖西绣球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天工,2022,(13):43-45.
- [3] 杨帆.靖西壮族绣球形式美特征初探[J].美术大观,2010,(10):80.
- [4] 吴德群.“修补术”:壮族绣球文化创造性转化研究[J].百色学院学报,2020,33(5):118-122.
- [5] 孙婧.嵌入式发展:靖西绣球文化“双创”的本土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6):59-67.

作者简介: 祝渝浩(2005—),男,汉族,广西玉林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产品设计专业。
张锦程(2005—),男,汉族,河北邢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产品设计专业。

通讯作者: 刘赞(1986—),男,汉族,湖南益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承与创新。

项目信息: 本文系2025年百色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村一品”模式下靖西绣球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510609003)阶段性研究成果。